



圆周律

作者／穆褐

远方出版社

圓周律

穆揭 著

遠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奇铁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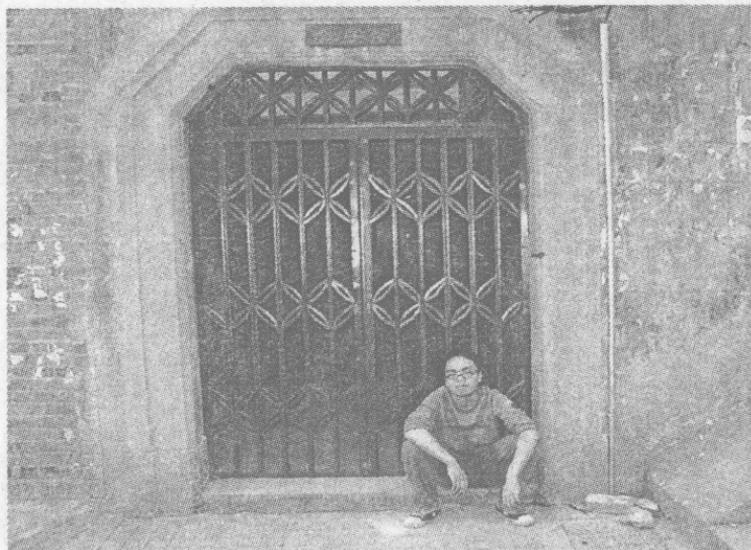
封面设计:洋洋

圆周律

作 者	穆 褐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教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6-1/I·4
本册定价	25.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作者自述

穆褐，本名刘勇，网名迷墙，一九八四年出生，现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专业广告，曾利用业余时间做了许多“不务正业”的事情，比如，自己导演了一部 DV 电影，还比如，写了这部小说。

天生理想主义，狂热地喜爱电影与汉字，性格捉摸不透。不算孤傲，不算内向，朋友也有一大票，而且个顶个

的真心，是我生活动力的源泉。

来自湖北某小县城一个不富裕的普通工人家庭，独生子，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就是神经敏感，心若蚕丝。个头很高但不是玉树临风。开智早，有时候会显出跟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来，可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总之，是个稀奇古怪的人。

序

这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至少形式上看不像。开始动笔写这长篇似乎完全是个偶然，之前并没有什么处心积虑的规划，笔落到纸上就信手而写了，意识则是被动的。

而它的题材同样不好严格定义，起初可能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校园言情，但后来却“变味”了——其实只要你仔细一点，也或许能在前面发现一点“变味”的预兆，能做好一定心理准备而不至于受到不必要的惊吓，就像你知道要下一个陡坡，可以拿条长木板来做缓冲之用，否则便容易摔下陡坡受到或大或小的伤害一样。当然，使你受伤绝对不会是我的本意，你得相信我。

头一次写长篇，没想到它竟如此劳心费神，毕竟我写作的时间还不很长，驾驭起来总难免感到力不从心，而且许多自己事前考虑好了的东西都未能真正表达出来。文章名字叫“圆周律”，是因为我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确实常常能发现许多与过去某个时刻似曾相识的场景，便突发奇想到现实时空会不会在冥冥中有种回归的力量？我本想以我尚有限的生活经历来诠释这种奇想，却被这种奇想给牵制住了，倒有了点束手缚脚，放不开来，兴许上帝是不情愿让我轻率地道破天机罢。

尽管我在人世间存活的时间不过区区二十年，算不上什么阅历，但生活自有生活的乐趣，它给人的思想内容却是无限广大的，

只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加以收容。没人能够全面具体地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与想法，哪怕是他自己。我只是做了一种无畏的尝试，企图复活自己那些已然逝去的岁月以及在那些岁月里存活过的自己，效果实际上却并不尽如人意。时间终究是时间，它不可逆转，我立足于现今的时空去审视逝去的时空，状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样了，意识也变得和夹生饭一样半生不熟。

当我们顶礼膜拜之时，众神却在堕落，无可奈何。

恐怕，一些提法有欠准确。在偶尔的机会中，我亦曾经有过身临其境的时候，好像当时我真的整个人又身处在彼时空，连在彼时空的丝微感受都切切可知了，难道这即是我所说的时空中那种回归的力量，在我写作的途中也稀罕地闪现了？然而，这种闪现却极其短暂而有限，稍纵即逝，无法捉摸，它们在文章中间显现出来，就有了光芒的存在，一如月光下的微波水面，浪尖的星星亮点此起彼伏，即使谁都知道是浪谷的大片阴暗耸起了它们，但有相互的衬托对比才愈加明显，就像哲人所说过的，这世界总之是相对的。

这样，我发动起几十万文字来挑战时空的权威，革命最后仍是不成功地结束了，其中零星的小小胜利竟都还是时空慷慨的舍予，根本挽救不了大局，而我自己就更无力改变时空这玩意半点儿什么了。《圆周律》写完后，时空恢复了它的常规统治，甚至可能会残忍地在不久后的某天剔除掉我这个发起过反革命的异己分子。我不害怕，至少我有过挑战权威的勇气，这同样是一种成功所在了。

二十年时间，不长不短。一个国家，可以在二十年时间翻天覆地；一个人，可以在二十年时间改头换脸。重要的是，我在我自己的二十年时间里面都做了些什么；走出那二十年之后，我又对那二十年时间做了什么。我不是在单纯的回忆，我是想复活时间，这一妄想甚至惊天动地。

有人猜想着《圆周律》到底要讲什么？女人？是。这世界上有

太多女人，她们在你生命中频繁出现，你还得依赖她们。尽管我尚未阅历过很多女人，但她们都对我影响深刻，进而左右住我的生命。有人认为我还没资格来写女人，那谁又有资格呢？资格这东西不过是说话缺乏自信的人为自己找的一个心理后台罢了，我倒不需要，如果现在我不写，将来我恐怕就更没本事写了。

《圆周律》很枯燥，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刺激深入的感官体验，只有一个有些神经质的人在那絮絮叨叨，你不烦便是你本事。我说过，这是我发动的一场文字暴乱，所以它不会是安逸的，注定让你时时有想逃窜的冲动。如果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欢迎请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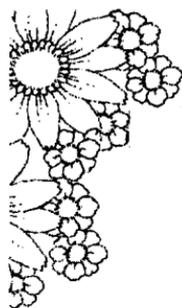
穆 褐

写于二〇〇四年九月一日



壹	(1)
貳	(3)
叁	(6)
肆	(8)
伍	(10)
陆	(13)
柒	(15)
捌	(17)
玖	(22)
壹拾	(26)
壹拾壹	(31)
壹拾貳	(35)
壹拾叁	(39)
壹拾肆	(42)
壹拾伍	(47)
壹拾陆	(52)
壹拾柒	(56)





壹拾捌	(60)
壹拾玖	(65)
貳拾	(70)
貳拾壹	(75)
貳拾貳	(80)
貳拾叁	(84)
貳拾肆	(88)
貳拾伍	(93)
貳拾陆	(97)
貳拾柒	(102)
貳拾捌	(106)
貳拾玖	(111)
叁拾	(115)
叁拾壹	(119)
叁拾貳	(125)
叁拾叁	(130)
叁拾肆	(135)
叁拾伍	(141)
叁拾陆	(146)
叁拾柒	(152)
叁拾捌	(157)
叁拾玖	(162)
肆拾	(167)
肆拾壹	(172)
肆拾貳	(177)
肆拾叁	(183)
肆拾肆	(188)

肆拾伍	(193)
肆拾陆	(198)
肆拾柒	(203)
肆拾捌	(209)
肆拾玖	(214)
伍拾	(219)
伍拾壹	(224)
伍拾贰	(229)
伍拾叁	(235)
伍拾肆	(240)
伍拾伍	(246)
伍拾陆	(251)
伍拾柒	(257)
伍拾捌	(262)
伍拾玖	(267)
陆拾	(273)
陆拾壹	(278)
陆拾贰	(284)
陆拾叁	(289)
陆拾肆	(294)
陆拾伍	(299)
后 记	(304)



壹

很多事情来的不是时候，就像我的出生。如果当初不是出生在那个日子，今天也许我就不是我了。所以，这世道颇有些不公平。

从娘胎里出来，洗净羊水，初来乍到的我便把这家人很吓了一跳。并不是我不会哭，而是头太大。究竟当时头多大？我也无从得知，因为当时我还根本不会拿镜子照看自己的头。反正据说是很大，加之瘦弱身躯的反衬，愈加明显。于是，托着颗大脑袋的我顿时成为许多人的研究对象。

“像是脑溢水。”母亲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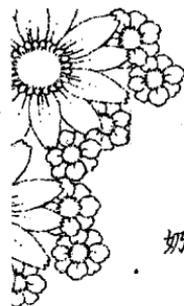
“不像。”父亲反驳。

我眨巴眨巴眼睛，告诉他们我不傻不痴。

“挺可爱的。”据记载是我表姐的声音，当时她也还不到十岁，就不自觉地说了这句实话。但就因为这句话她被瞪了一眼。“是挺可爱的嘛……”她小声嘟噜一句，跑到边上玩去了，认为这些个大人都不可理喻。

“再送去医院看看吧。”姑奶奶的声音——我姥姥很早以前便去世了，母亲的这个姑妈就一直在充当着姥姥的角色——如此混乱的关系也导致了我日后患上亲戚关系恐惧症，对于我们家那些错综复杂得能跟宇宙星系匹敌的亲戚关系知之甚少，也自叹没这种能力。





“……”有一个女人没说话，但同样得提一下。她是我阿姨，姑奶奶的女儿，是除我母亲之外，最疼我的女人。

我眨巴眨巴眼睛，再告诉他们一次我不傻不痴。

进入大学，才知道生活竟可以过得这么没有滋味。而考上大学的惟一好处对我来说不过是能够充分证明我的确不傻不痴而已。

晚上独自在校园子漆黑的角落里瞎逛，莫名其妙碰见一女的。女的倒没啥好稀奇，遍地都是。稀奇的是，她却跟我打招呼，而我一点都不认识她。我没有回应她，不是发愣，是感觉太稀奇了，一下子还恍不神来。她便从我身边径直走了过去，好像是她打完招呼之后突然发现我是一木头人了一样，或者是发现她认错了人。

2
我禁不住低头开始审量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十多年过去，尽管自己的头依旧那么大，但一米八四的个子没亏待这颗头。但又因为自小不爱运动，所以身窄腿粗，并伴有轻微的鸡胸、驼背、平足、X形腿等等，不过穿上衣服外人倒难得看出来。所以我自己怪笑一声，吓得不远处一只蛤蟆突然乱叫起来。从前还一直以为我无法吸引异性呢！于是一瞬间信心倍增，哪怕这种信心根本没有依据。

一大家子人集体把我护送到附近的医院。一位歪鼻子大夫临危受命前来给我瞧“病”。他草草检查完毕，结论是，一切正常。接着歪鼻子大夫转身走了，走进了一扇门，我无意中看见，那门上方正写着，太平间。

“正常？这像正常吗？”

“是啊，正常，别的孩子为什么没这么大头？”

“哪来的大夫，到底会不会看啊？”

“咱再换一家医院！”

几个女人在一起就像炸开了锅。

换了一家医院，结论仍是，正常。

“正常？是不是真的啊？”

“也许是吧……”

“要不，再去看看中医？西医不太靠得住。”

“恩，也是……”

一位老中医也被安排出现在我眼前，很和蔼的样子。他先是拨了拨我的眼皮，然后查了查口腔，最后还号了号脉。什么？号脉？跟刚出生的婴儿？不知道。反正，最后结论依旧是，正常。

“看来真的是正常。”

“人家老中医都这么说，应该没问题了，就放下心吧！”

“头大聪明！”

“看看，也是挺可爱……”

终于，问题解决了。中国人就这样，三人成虎。

我眨巴眨巴眼睛，最后告诉他们一次我不傻不痴。

贰

还记得上面提过的那女的吧？对，就是跟我打招呼的那位。几个月后我又碰见了她，只不过不再是像夜晚的校园那般暧昧不明的地点了，相反是在一个阳光满庭、人声鼎沸的大网吧，或许这里更有助于我看清楚她的外表。不管怎么说，相对而言，外表对女人比对男人要重要得多——其实平时我也一向用这句颇具阿Q精神的言辞来安慰自己，没想到竟还可以套用在她身上。这是不





是就是一种缘分呢？我窃笑。

没有任何动静地，她已默默地走到我身后并一直立在那里，我并没察觉到什么。前面所说阳光有助于看清她外表的话似乎变成了一条悖论，因为她游移于这空间，掩藏自身并不非得求助于黑暗，沉默也可以使她虚驾于你的视线之外，哪怕她离你不远。所以，原谅我，这次我仍没看清她的模样。

我和她换了机位，迫不得已。她预先在服务台已办好换位手续，我仅仅只是她要求的这个换位行动中的一个具体实施者。在那个从前是她的，现在是我的机位旁边，坐着一颇具男子性格的大哥，换个措辞，即是说，该大哥当时有着作为欲望动物的本能冲动。因此，恍惚猜到了她换位的因由，也因此恍惚从别人的眼睛里知道了她应该不是个太丑的女孩。

4

电脑荧光屏后面的世界是这个时代真实的世界，而现实中的我们呢？好比拿着笔写这些字的我，都只是虚拟出来的幻影，戴着重重面具，裹着层层虚伪，在自以为现实的世界里游荡着。所以，我想，去了解真正的她，应该赤诚地在网络里相遇，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去发现一个没有保护伞的人，发现一种未被列入珍稀动物的珍稀动物——真实的人。

等我再去找她时，她早已经走了，好像穿过荧光屏去了里面的另一个世界了一般，只是留了个微笑在电脑上给我——没有脸部的微笑，让我领悟，又不容我靠近的微笑，规定了距离，无可奈何的心理距离。

有人喜欢将男女之事理解为爱情，不知道为什么。小说或电影里出现一男一女仿佛是义务性地都喜欢与爱情打擦边球；新颖一点的，让一男一女成为不谈情爱的“哥们儿”或是有着所谓“纯洁的友谊”。殊不知，这世界的男女关系还有更复杂的，我不是泛指，暂时还只能局限在我自己身上，范围大一点，大学校园也可以，大

学生总是喜欢趁年轻玩些情感游戏，这很刺激。

第三次碰面，也很短暂——在学校图书馆，一个严禁烟火的地方，不及夜晚的校园暗，也没有白天的网吧亮。我说过，光对她没有作用，我也就无权责怪什么。

一个图书馆破不破旧没关系，关键能放书就行。书是另一个世界，跟网络不同，是用人类自身创造的符号构建的一个作用在人类大脑的无形的世界。有时，它会开发出一些东西，有时又会框死一些东西，奇妙而好笑。不禁让我想起了联邦德国的一部老电影，《柏林苍穹下》，想起了里面在图书馆倾听人们心声的天使。我们是天使还是魔鬼，真的只有天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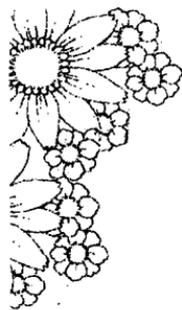
每次都像从另一个世界钻出来，图书馆的楼梯口，又是两个不同世界莫名其妙的交合处，她出现在那儿。

“你借的什么书？”她说了话，我听见了她的声音，她收起第二把保护伞，可我还是看不清她，她似乎有着以我有限的智商没有发现的其余N把保护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耐心等她一一收完。

她如此贸然地拦下我说话，我非但不惊诧，心中竟隐约还有种甜的味道。我想自己可能完了，一种俗套感觉的产生跟一场阴谋的策划差不多，都在挖陷阱，给自己抑或给别人。我默默告诉自己，那只是一次擦身；于是，那真的就只是一次擦身了，没有火花，衣服也没有被擦坏。

回宿舍的时候，正好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老中医诊断我的大脑袋没有问题，叫我可以放心了。我就回应说，我从来都没担心过。





叁

大脑袋儿子开始在一个阴盛阳衰的家庭生长——这里的“阴盛阳衰”并非指家中男女人数量比例上的差距，而是指男女实力重心的悬殊，当然，还包括大脑袋儿子的喜好重心上的悬殊。我最喜欢的家人是姑奶奶、母亲与阿姨，清一色的女人，老、中、青三代女人。

6

脑袋太大以致重心过高、站立不稳，于是我学步很晚，平时老得让人抱着。圆乎乎的脸蛋儿自然成为大人们最喜欢捏弄的地方，因为我的脑袋总是牵拉在肩膀上，移动起来不够方便，就只好任一只只大手尽情摆布。而我自己实际上却并不太介意，因为我的脑袋里还可以想着那个碰见过三回现在又毫无音信了的奇怪女生，她是谁，叫什么名字，读什么专业，我一概不清楚。而正当我想得入神时，一个不小心，就直直地把一泡尿送到了刚换的尿布上。

“尿啦……”阿姨惊叫道。

我没注意到，这时阿姨平躺在床上，将我举过头顶，在她脸前悬空的我便把尿不偏不倚地滴落到了她嘴里。

“童子尿，解毒……哈哈哈……”大人们尽爱开些没意思的玩笑，我认为十分无趣。

逃离，最好的方法就是睡觉。睡觉不正是我们婴儿的特权吗？双眼一闭，所有问题就随之搞定了。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

黑……做梦……梦里的大学校园……有网吧……有图书馆